



2010 年 11 月



善者生存

保罗·艾克曼

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揭开了查尔斯·达尔文关于同情心的真实想法——跟你原来想的并不一样。他对利他主义是人类乃至动物生命的重要构成的信念，正被当代科学所证实。

1871 年，查尔斯·达尔文在逝世前的 11 年发表了《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这本书被称为“最伟大的未读之书”。在这本书里面，他那少为人知的对同情心的讨论揭示了达尔文思想的另外一面，而这跟人类天性充满竞争、凶残、自私这些错误地被归到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相反。

书中第四章的标题是“人类的精神力量与低等动物的比较”，达尔文解释了他称为“同情心”（今天被称为共情、利他主义和慈悲）的起源，描写了人类和其他动物是怎么样在难过的时候寻找其他人的帮助的。他承认这种举动最有可能发生在家庭群体中，然而，他也写道，最高级的道德成就是关心所有生物体的福祉，包括人类以及非人类。

考虑到查尔斯·达尔文对物种延续的一贯态度，这并不奇怪，他声称对他者福祉的关怀并不是人类的特质所独有。达尔文讲述了以下的故事：“若干年前，动物园的管理员给我看了他后颈上的一些又深又几乎没有痊愈的伤口，是当他跪在地上的时候被一只凶猛的狒狒抓伤感染的。住在同一隔间有一只小美洲猴，它是管理员暖心的朋

友，同时也很害怕那只大狒狒。然而，当它看到自己的朋友陷入险境的时候，跑了过去营救，又是尖叫又是撕咬，终于引开了狒狒的注意，让管理员成功脱险。”这一事件跟弗朗斯·德瓦尔（F.B.M. de Waal）2004 年的研究《动物共情的可能性》一致。

达尔文说，当帮助者跟有求助需要的人之间有某种关系的时候，这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很早的时候就有证据显示，”他在《人类的起源》中写道，“人类的本能冲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能量；一个野蛮人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拯救同群体中的一员，但对一名陌生人漠不关心；一名年轻而羞涩的母亲受母性本能的驱使会在巨大无比的危险面前毫不迟疑地奔向她的婴孩……”

然而，达尔文承认一些非凡的人也会向那些身处险境中完全陌生的人伸出援手，而不一定要有亲属或相爱关系。“而有很多人即使之前从没有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别人，但却不乏勇气和同情心，他会不顾自保的本能，立即冲进急流中去救溺水者，即使那只是一个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驱使人类的本能动机跟前面提到的那只救下管理员、攻击可怕的狒狒的英勇的美洲猴是一样的。”达尔文的想法在奥古斯特·孔德（K.R. Munroe）1996 年的专著《利他主义的核心：一

个普遍的人道主义观点》中得到证实，里面研究的是一些非凡卓越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拯救陌生人。

达尔文并没有考虑为什么这种为了陌生人宁愿牺牲自己的同情心只存在于一些人身上。是遗传倾向性在起作用吗？还是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或者是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达尔文同样也没有提到在那些没有同情心的人身上培养对陌生人的同情心是否有可能。

今天，这些问题都成为了理论（详见 P. Gilbert 的《同情心》，Routledge 出版社，2005 年）和实证研究（D. Mobbs 等，替代性奖励中相似性的关键作用，科学杂志，2009）的焦点。在《同情心：一次革命性的分析和实证的回顾》（摘自《心理学简报》）里，戈兹（Goetz）、凯尔特纳（Keltner）和西蒙-托马斯（Simon-Thomas）分析了共情、利他主义和同情心等方面的心理学文献，收集了新的证据，他们相信这些证据显示了同情心应该作为一种情绪来对待。在一篇将要出版的论文《同情心和利他主义：一项重组和研究议程》里面，艾丽卡·罗森博格（Erika Rosenberg）和我认为我们所谓的家族式的同情心尽管只针对有限的对象，但那是一种情绪，但其他形式的同情心却不包括在内。

达尔文确实解释了同情心的起源，他说：“我们迫切地缓解他人的苦难，以同时缓解我们自身感受到的苦楚……”然而，佛教学者艾伦·华莱士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以这种方式来回应苦难。他举例说明，一个人或许会反思，“太幸运了，我不是那另一个人（受苦的人）。”很多年以前，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看到电影中的人处于痛苦以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然而有相同比例的人，他们在目睹后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这个比例在日本东京和美国加州是一样的，说明了这些反应并不受文化的影响。

达尔文也描写了自然选择是如何支持同情心的进化的，不管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在鼓励这一行为：“不管这种感受是以一种如何复杂的方式开始，它对所有互相帮助和守护的动物都有很高的重要性，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那些拥有最多富有同情心的成员的族群，他们繁衍得最好，也会养育数量最多的后代。”

然而，跟达尔文的预期相反，在今天或者已知的过去，并没有哪个国家由于同情心或者对陌

生人的利他精神而拥有庞大的国民数量，在这一章的后面达尔文花了更多笔墨现实地描写了同情心的程度。

达尔文通过对他认为最高道德品德的描写，总结了在同情心和利他主义的起源和性质上的讨论。他写道：“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迈进，小部落合并成大社群，最简单的道理会告诉每一个个体，他应该把他的社会本能和同情心延伸到族群中的每一分子，尽管他自己可能并不认识。一旦得出了这个观点，只存在一种人为的障碍会阻止他把同情心延伸到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身上。（如果他们长得不一样）经验不幸地告诉我们（原来如此）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会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同类。人类界限之外的同情心，也即对低等动物的人道主义，看起来是最迟获得的其中一项道德感……这一人类被赋予的最高贵品德（关心低等动物），看起来是在我们的同情心变得更柔软，更广泛地延伸触及的时候意外成长起来的，直到抵达芸芸众生。”

在我跟本尊合作撰写《情绪觉察》一书的过程中，我们讨论到情绪和同情心，我给他读了以上达尔文的那一段话。本尊的翻译土登晋美惊呼，“他真的使用了‘芸芸众生’这个词吗？”土登这么惊讶的原因，是这个词正好是佛教徒描述菩萨包罗万象的同情心的英文翻译。

在那个年代，查尔斯·达尔文持有这种观点是非常罕见的，也就是到了 20 世纪的后半期，对人类以外的生物抱有同情心的观点才被更多人所接受。达尔文远远地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面。

佛家关于美德的观点跟达尔文观点这种不寻常的一致性带出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那就是达尔文或许是从佛教的文献中获得了这样的观点。达尔文在写《人类的起源》之前，确实对佛教起码略有所知。胡克（J.D. Hooker）是达尔文最好的朋友，他在喜马拉雅山脉生活了很多年。主要的达尔文学者詹妮特·布朗（Janet Browne）告诉我，“在胡克去了锡金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旅行之后，他或许会跟达尔文不经意地谈论过相关的话题。”此外，《进化：查尔斯·达尔文的书信摘录》的联合编辑艾莉森·皮尔恩（Alison Pearne），也写过胡克在他从印度写给达尔文的信件中有提及到佛教。不管如何，达尔文关于美德和同情心的核心要点出现在他 1838 年的笔记中，那是他从比格尔的旅行回来两年后，那年达尔文 29 岁，是他遇见胡克之后的第五年。

达尔文的玄孙兰德尔·凯恩斯 (Randal Keynes) 是这样描述达尔文在这一问题上的想法的：“他评论的措辞漫不经心，但他对自己底层的目标是确信无疑的。(达尔文写道：) ‘我们关于对错的想法难道不是应该来自我们不断增长的精神力量对我们行为的反思吗？它们是跟我们对他人的爱和关心的本能感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任何带有社会本能的动物发展出反思的能力，那它就会拥有良知。’”

达尔文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在不考虑起源的情况下……个人忘记了自己，牺牲自己帮助、保护他人，为他人做事。”达尔文早年也同样对道德的起源感兴趣：“能带出最大程度善意 (或者说产生善意的必要条件) 的是 (本能的) 道德观……在判断幸福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得更远 (看到普遍的行为) ——当然因为在久远的时候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结果——没有了道德感社会就不能持续向前。”

达尔文提到他对大卫·休谟的亏欠。1838 年，达尔文读了休谟的《论道德原理》，认为它对神圣教导中剥离出一门理论很重要。正如兰德尔·凯恩斯在《达尔文，他的女儿和进化论》中提到：

大卫·休谟把同情心放到了他关于道德原理的思想核心。他把那看作是自然的感受，而不是基于抽象概念的推理。“有一些仁慈尽管微弱，却仍融入我们的怀抱；还有一些人类友爱的火花；鸽子的柔顺揉进了我们的体内，同时也带着狼的凶狠和蛇的狡猾。”查尔斯如今发展了这一观点，推测我们的道德感或许也是从这种感受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达尔文写

道：) “从人类身上能看到自然主义者在任何长毛动物身上所看到的，他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拥有父母、婚姻或者社会的本能——这些本能包含了爱和仁慈待人的感受……这种活跃的同情心让个体忘记了自己，牺牲自己帮助保护他人，为他人做事。”

詹姆斯·摩尔 (James Moore) 和亚德里安·德斯蒙德 (Adrian Desmond) 是《人类的起源》的编辑，他们在给引言做总结的时候写道，跟达尔文同时代的一些人在研究这本书的时候，强调了“达尔文维多利亚价值观的人文方面……弗朗西斯·科布 (Frances Cobbe) (一名女性主义学者和先锋的动物权利活动家) 为读者辩解，说他们把作者想象成一个无意识地把自己异常宽容和温和的天性归因于他同类的人，理想化地把世界看成是都由达尔文这样的人构成。”

达尔文关于同情心、利他主义和道德的思想确实反映了这名伟大的思想家想法的不同侧面，而不是那更受人关注和挂在嘴上的“适者生存”的一面 (事实上这句话引用自斯宾塞，而不是达尔文)。那些对他的著作不熟悉的人，尽管有些是科学家，并不了解达尔文致力于人类的繁衍，他对奴隶制废除和定罪立场，还有他对道德原则和人类以及动物福祉的强烈兴趣。

保罗·艾克曼是一名情感能力和非语言沟通方面的专家，他开创性地通过面部表情识别技术揭露了欺骗和其他心理状态。他跟本尊在 2008 年合作撰写《情绪觉察》一书。2009 年，《时代杂志》提名他为最有影响力的 100 人。